

不開花的春天

陳夢家



現代散文新集

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現 代 散 文 新 集

第 四 種

不開花的春天

陳夢家作



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印行

林桂：樂業大

不開花的春天

陳夢家

自序

在這裏，是兩個人通信的一片段。「信上」爲一女子在夏天所寫如詩樣的小札，十分可愛。「信下」是另外一種空氣，冷肅的冬天，那男人在憂傷之下想到從前的日子，從末了一函你可以明瞭兩人間過去的故事。這些平凡的散文裏，沒有驚奇的，我先聲明。

敘

詩

我不能想起這從那一天起，

祇說着了迷，我情願爲你死，

我想你，白天晚上我望着你，

一朵枯花總得望着太陽笑，

誰知道就要變泥。

就是要我變成泥子也情願，

祇要能常貼緊在你的身邊，

猖獗的妄想教我永跟着你，

直等到天光摸不着一線路，

爬進你深的墓底。

那些日子我們埋怨過太陽，
全十分心焦地等夜的降臨，
悄悄躡着躲進黑密的樹林，
嚴肅的空漠中點着兩炷火——

你我睇視朦朧。

那一次我們不曾驚跳了心，
看見黑處的人影，飛的流螢？
要求昏闇不露出一點身影，
祇有你聽見我聽見心的跳動，
——快來，快來，便貼得緊。

讓一點昏迷麻醉兩條舌尖，
閉緊着眼睛給霧氣蒙着臉。
靈魂撕成一片片飛騰上天，
你聽樹後面有低聲的響動！

「別怕我在你跟前。」

有一次我們叩過魔鬼的門，
吹滅了自己點明的兩盞燈，
黑暗滲透我的心靈，那一瞬，
我們跳過一渡橋兩邊逃開！

默念着天上的神。

「短促」像陣風吹落幸福的霖，
揉清迷眼背後早揚起塵埃，
燕子呢喃過水面你能招怪，
一欄細波流散不再有花境？

這說誰算是清快。

不用賭咒好聽說什麼「永久」，
一刹那的昏迷就夠我消受。
倘使我落在井裏我不呼救，
你不用放下一根繩索打撈，

（盤管撒一把石頭。）

孩子的夢祇是玩戲的水泡，
兩個小仙張開白翅膀賽跑；
在雲端裏一個遙遠的擁抱，
依然是溫柔，曾不料到永別——

晴天來一陣雷雹。

我不能再說一句銷魂我要！
比自己是一枝柔弱的小草，
露珠一眨眼給我最後的笑，
我憑什麼道理和太陽翻臉，
讓她去我是渺小！

信

上

第一函

今天仍是一絲不透的大太陽天，要命。

茵子。

第二函

這境界，這心情，原是用來緩緩散步，低低說話。但短短地散步已經完結，更沒有誰來和我談什麼話，但是我還需要散步，需要說話，就在這紙上罷，好嗎？

你能慎重自己的眼淚，不輕易被人驅去？又能對於人在幻想中點出虛圈？還能對一切趣味都淡漠？你能？於是乎你就寫下一大堆的詩來了，是嗎？我相信你是希望做到那樣，我曉得你不曾一時做到那樣，也許你永遠做不到。詩常如此，一個聰明人以說自己蠢子當做藝術，而蠢子又轉動他們的白眼來發聰明。一位沒有心肝的人，不惜用一打以上的嘆息來表示自己敏感的心情，而一個真正的詩人却藏起了一切，只留一絲兩絲「遲疑」在淡漠的臉上。

我是一個沒有心肝的人，距離自己理想中的人性有十萬八千哩。我沒有

主張，沒有頭腦，有時還不免一天三五次暗暗在心中誇誇自己，有時又對自己完全絕望，一切蠢子的浮誇荒唐，一切聰明人的哭笑，我身上是十全的。

在自己的行為上，我不必加以多少無聊字眼上去，既經去會做過那許多夢，演過那許多戲，有些字眼，有些話，也自然而然變成多餘的了。我不願騙你，不能用相反的字眼來讚美自己，真真的，人家在吹閉幕的喇叭了。當一個角色被閉幕的喇叭敲着時，一定覺得別人給他的境界已完結，而另外自己心中建築起一個世界來，就生活在這裏面，不再為一片喝采，一陣打哨子所感動了。或許他疲倦，或許他寂寞，那人家怎曉得。

因為你的虛圖，你的模型，而想起我自己，從輕淡的難受中寫出那麼不相干的話來，你笑我嗎？那種蛙叫，那種夜色，是會叫人如此寫的。不是嗎？

風刮得燭火要熄，我怕，我不要在漆黑的屋子裏有一片蒼白的月色來襲我。

六月八日夜。

蕭子。

第三函

早上，我用一種比雨夜還昏暗的心情來讀你的信，而信裏還呢，却有些刀子，你當然懂得那些單單用來割開雲霧的小刀。看完我很喜歡有一粒一粒小小的哭，在我心中滴下來……。

你證爲了更好的趣味，要把人與人間有些糾紛緊緊來鎖在箱子裏。我告訴你，你好嗎？我一定更讚美那把鎖，我願抽出我自己所有像鋼鐵一類的東西，來鑰這把鎖，人家也沒有理由偷些材料來做鑰匙的，不是嗎，你說！

天氣怪好，今晚定然是一片好月亮，唉，怕人！

我不去想了。

六月九日浴前，由於稿子。

第四函

我悶，「現實」真粗暴，一只鐵鉤扎破了夢。美麗昏暗的森林中，突然亮起一盞燈，一切照來畢真，連一層薄霧一塊紗的好處都不安拋下，太叫人傷心了。

爲的使後來回想起來更好些，人家頂好懂得如何明淨自己掩藏自己。千萬不可把粗絲十六線牢牢纏起來，一切蠢事從這兒開始了。

十日。

第五函

昨夜你真可感激，不會打破我宗教的虔信，這使我從回來後直到此刻，保持着一種溫良的心情。

你是年輕的，善良的，我決不是爲討厭這件事，既經我完全沒有了，想呀——你定然可以看出我不值一個夏洛蒂，爲什麼，你輕易冒維特的險？這不僅是浪費，將會是刺心的。

寧可使你此刻傷心，此刻恨我，不願你回頭感到魚腥似的惡感，你看我昨天的態度，說話，應該相信我不會欺騙你，不是我不會欺騙，但是，天呀！有什麼理由要我欺騙那比我年輕比我聰明的一個？

我會騙一個人，使那人全不覺得我會蛇一般的溫柔，我也會做一切攫取愛情的事，但是，對於你，讓我就放開那些東西罷，我不忍。

將有一天你會想到我的心地是清潔，那時你會比現在更能明白我。

若是另外一個女人，或許不這樣做，一個愛人方在遠方，而眼前有年輕的聰明的人願遭沒頂，你懂，女人們是絕不少欺朦本領的呀！但是，我，對遠人，她有宗教的虔信；那眼前年輕的詩人，她有十分的不忍，不願，從她把一切人演的壞劇再演一遍。你願意嗎？我向你說：「愛你，永遠愛你！」隨我上火車，向另外一個說：「哈！到底我是來了，迷人的。」你願意嗎？你要不要感到魚腥？

對於我，你真是撒旦的試探了，請顧念我是力量極小極小的，你幫我超過一切厄難罷！不要固執你的「蠢」了。我真憂心。

十一日。 芮子。

第六函

今晚我出去玩了一遭，從江口回來，疲倦極了。但一回到家又精神好起來，有一些咖啡之類在我血管中急急航行，和對房一班人扯到兩點鐘，此刻她們全睡了。但是我感到血管中的咖啡煎煮得更濃了。

在五分鐘前，窗外還有蒼白到怕人的一天月亮，此刻全隱下，有一千個淒涼躡着腳尖滿處跑，天曉得，也有一兩個鑽進我心中來了。不好說，在那下面的下面，有一絲絕低絕低的暗啞的心情在唱，哦，是那被咽住了的暗啞！

一個人在這深夜，這燭光前靜下時，立刻有一打以上的魔鬼會來伴她的，有一點喜懣，有一點憂傷，有一點委曲……我不知要如何才好，幾乎瘋了倒真很願在此時接連作一百樁蠢事，或者讓一千件不幸來昏迷我，你不曉得，這樣一個夜晚是如何苦了我。

如果是在家中，我一定可以喊醒我妹妹，和她一直談到天亮。這兒哩，你定然懂得，那些善人們差不多全都曉得在睡覺時睡覺，上課時上課的好處。我若是胡亂搖醒個把，她們枕邊准有準備下的一堆石子，來懲治像我這種人的，所以我不敢，我祇好把頭靠着紗窗，靜靜的蠢。

一隻貓頭鷹突然在窗外怪聲叫起來，我真駭了一大跳，天呀，那怪聲！

你總不肯相信我，我有一個出奇的妹子。她還十分年輕。天曉得，她竟不會半絲像我：一張蒼白的臉，一雙長睫毛的大眼睛，一腦子的古怪，一肚子的壞；常常都緘默，有時也愛胡鬧，但總不失一朵百合花的溫柔。

漸漸我也疲倦了，魔鬼們逐個在飛走，我又是獨自對着燭火了。在我臉上，不再能讀出幾句牢騷的散文，只餘半個呵欠在等着——而這一秒鐘，呵欠也飛滾了，趁最後走半寸蠟燭還不曾跑走前，我也要去睡了。要是在一切跑了後我還單獨留下，告訴我，有不有狼子來咬我？蠢（又是的。）

這封信寫來太龐雜了，給了你，也許會笑我，這，我不喜歡。那個人不會曉得你什麼辰光瞧不起他而預先紅下臉來，你代他紅臉他更不易理會，不是嗎，你想？這些全是廢話，幸好我想你一定有一把小小算盤（溫州造的不？）用來估計人家一句句話的價值，我不再不放心。

真的去睡了，晚安！

六月十二日夜。

茵。

第七函

實在我睡得太頭昏了，雖然在心中一千遍賭咒不爲你寫信，到底又捏住了筆，你不用犯一切男人看女人，那些討厭的眼光注在我信上，這裏絕沒有使得你心會跳的字眼，我要擲些頂不可愛的字眼在這些紙上，不管你抿着嘴笑，露着牙笑，我全不見，我只有一顆緊緊斂着的心，埋在一把刀柄下邊。

你覺得我太多笑？你不喜歡那一串串無終了的笑？將會有一天，你遇見的不再是那些笑，你不相信嗎？你以爲，在我心中也像我的嘴角上一般，有頂多頂多的一串笑嗎？不，我常常覺到，在笑到疲倦時。便有一滴眼淚凍住了笑的腳，時常都是如此。

如果我不是誇口，我想說，在你從女人手中讀到的信，我的使你感到更有趣的了，在女人嘴角上滴下來的話，我說比別個更加多些了。我想你定然感到

興味，這不錯嗎？

你便爲了不討厭那些信，那些說話，你輕輕把一顆年青男人撒野的心，放到我身上來了；用你所有的好處取些出來給我，又從我處取了些去，你也用給愛情燒黑了眼框的眼睛來注視我，你也珍重交給我幾個約言。

有一句話一千遍奔到我嘴邊，又一次次咽下去了，你知道那是一句什麼話？我告訴你嗎？不。我的天，我不能說的。

昨天我用笑臉講了含淚的話，我告訴你：可從我處取得的快要取竭了。你將覺得這一個礦山裏也只有這一點罷！

一件使人發昏的事，使人迷倒的事，揭開了却只是一團可笑，一團可憐，我想真真要流淚。一個人，他只見到另外一個發現他有一點新奇，他伸手捻了一點，他覺得好，他又取了一點，一點一點就取完了。看看沒有什麼剩下時掉轉臉去再找一個。多蠢，這便是一切人與人的關係！

並不是覺得犯罪，我只覺不可忍受，我只覺想逃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去。

你把眼睛，看着我的眼睛，我心中有個切切的聲音在說：這是一雙如此看過人如此被人看過的眼睛。你向我說一句話，我想到你在另外一個時候同樣說給另外一個人。當我說一句話說，你也那樣想。唉！

我也會繃一下眉心，叫自己不許這等想，既經是做夢，便不必想到是做夢；想到了，便不必想到醒了以後。為什麼我會如此蠢的？在以前沒有過，這次魔鬼緊緊迫住我，叫我撕開這迷人的夢，露出背後荒涼的夜色，無終了の夜色。哦，天呀！

即使在夢中每一句話都真實，這夢也不過是如此短的一忽。而人家還得放一大串的假話，一大串的假哭假笑進去，這不更醜？

個個人都能如此想，個個人還都願意閉起眼睛來裝默，假裝不懂；其實大家心裏雪亮，只是騙着自己玩，逗着別人學他樣玩。就這樣不斷的做着一個一

個好多的夢，真怪！

這種思想漸漸變成一把刀，更深的插進我的胸膛中去。

我不見別的，只有一串夢在我後邊，一串夢在我前邊，（假話？！）不同的角色演着不同的戲，却一樣的容易完。

告訴你，我要寂寞煞了，我願意立刻溶化在自己的眼淚裏，一點不再存在，我求求你們從我眼前一齊不見。

天！讓我逃開這可怕的場合。不要，不要像一枝草一粒泥般砌在這場合裏。真要寂寞死了，張開眼來不見一隻能抱住靈魂的手臂，有什麼理由我一定應該忍受這可笑的慘劇？

在當時並不全假，一滴淚，一片笑，一絲太息，一瞥迷亂的眼光，全都是從燒瘋了的心裏抖出來的。但是這心的燒也只是無聊的一波，過後就覺得好笑的，這不是見鬼；一個一個人蒙起臉來做夢！

這許是罪過的，我搗破了美麗的夢。我把這夢做來如此潦草，你在怪我，是不是？你有點覺得不安了罷？

你說好嗎？我要不再做夢了。我寧願澈夜不做夢，讓漫漫的長夜苦死我，寂寞死我，你說好嗎？我要睜開一雙絕望的眼睛，看着空空洞洞的長夜。

有一枝絕細絕細的針，刺在我心中了。

六月十五要下雨的天，一渡橋下。

第八函

不要暗笑，我在偷偷想着要做詩了。千萬不許告訴一個人，這差死人的祕密！

——詩略——

第九函

……………（關於網球一類的話）

我凍了一夜，早上××爲我蓋上一條被，熱得我昏頭昏腦，睡到這刻才起來，混身多酸痛每一個細胞都累壞了，要命，我的手抖得不能寫字。

還有一個原因，我不能寫信，是因爲有一個網球不息在我眼睛裏滾，轉我要累死了。

一切你願看到的這封信上全沒有。讓我們寫在旁的紙上，好！？

第十函

這兩天，你要相信我，真正是我的靈魂死去了。本以為看電影稍為能活一點，昨天看過了依然沒有用處。我悶，我活不過來。

對於無論那個人我都覺有一層淡淡的隔膜，同時又似乎全有些淡淡的留戀。不好說，我簡直像是疲倦，我的心像腐木似的。求你千萬莫把裝着一大串說話的眼睛瞧我，你才不曉得我是何等不愛感應。若是我怕你傷心，我可以向你說：『你死了一個朋友』。不是嗎？我全不騙你。

雖然只是一塊腐木，也時常會有一陣痛，正是『潘彼得』收梢時的心情。我說不出來，只我自己懂得那情形。

××使我傷心，不是為他損我的自尊心，是他太厚的隔膜叫我發昏。他既然樂意來弄錯，我怎好解釋？而且朋友們全分手了，這心情，哦，這心情！

爲什麼，慢，你那麼「黏着」呢？我還得再向你說：你全不懂燕子掠過水面的好處。你不懂！你不懂「輕快」的法則。你一定會要人的關係弄來苦惱。不要！要深深的，透明的。不一定要牢牢的，厚厚的。你明白？

我們可以忽然認識，忽然又分手。許再會見面，也許永不再見。這，我們全不用計較，正如一只燕子掠過水面，如果有使人不可忘記的愛情，那，在我們思想中會留下個透明的祕密。不用向一個人說，各自藏在心中。

向別人說的話，要揀那頂容易懂，頂容易相信的。一句話，從你心裏到嘴裏，減掉一半；從你嘴裏到我耳朵裏，再減一半，從我耳朵裏到我心裏，又減一半。把一切頂好的話，藏下在自己心裏。你只想，你和我的內心。距離是少遠。

不要再在我頭上找尋「弱點」，我的全部就是弱點的總合，除却那許多的「不滿人意」能給你吃驚外，你不能再找些出奇的東西出來。瞧我，我便是如

此不完整叫「不滿人意」。我的短處太多，被賭咒你不能忍受的，而你也使我沒有法，要嘆氣。

我們的友情定然要頂透明，頂深刻，沒有理由要我們用好的和壞的字眼來構成一些關係。你不必在字眼上來排斥我，你要明白，這不是要點。

我並不是沒有理由疲倦，不斷的做夢，同時做不同的夢，天，我怎麼能夠不疲倦？一枝風吹着狂瀉的蠟燭，照着我，我在想，是什麼在支撐着我的疲倦？小聲息說：是傷心。

一切全屬偶然。為什麼我們全成功這一種人的，也偶然。是一種偶然把我們存在，我們的傷心和疲倦也定然是偶然。也許你明天見時，是一臉的笑，一心的笑，我也如此，這誰曉得？

六月二十八晚，又是下雨天。

第十一函

一封封信，全看到的，一切，都明白。

生活十分蠢，不是說。

我此刻倒絕不計量在你心中，我已成爲如何形質的東西，更不希望在你心中爲自己塑成個什麼形狀，甚至我虔誠禱告這情形能連續到頂長而遠。先前我是錯，已經弄到不惜讓你傷心時，還不肯輕輕放過你心中對我的印象，這是絕蠢的。現在，而且此後，我要在這一點上解放我自己。

漸漸又漸漸我一定會做成『你』（或說：以前的『我們』）心中頂可笑頂平庸的人，我把這類可笑與平庸來鞭策自己，滋養自己。下半年我仍然有這興趣住到那一座破舊的城裏去，我曉得自己會得給人家一個較前稍屬不同的印象的，我要用另一種方法來過活。

對於那一段光陰，那一個字我並不會一筆抹殺，我自會小心謹慎好好安放在心裏，沒人時候我會悄悄理出來端詳，閉上眼去揣想，用一種追悼亡者的虔誠，默默記着。

如果你有一點壞，你或許會疑心我對你報復，但，你定該不致那樣傻，那暗礁並不一定好算是一個暗礁，我不會付上一個報復去的。可是，事實忽然變成如此一個事實，我只能讓她如此下去。關於這，我又何必安下一堆討厭的理由，一堆討厭的話，一切在人們心中總可雪亮，不犯着用說話來糊過的。

真不敢想到以後我們又見面，我將看你一眼？我將開口向你說一句話？這太壞，好比在墳裏掘起的一堆珍寶，這絕慘，天！讓他埋下了罷，永遠都安靜着在地下罷。

十分夜深，窗外是漆黑漆黑的天，更黑更黑的大樹杆枝，刮着大風，十分可怕。我有一個和這一樣的精神生活在今天晚上，這可怕的夜晚帶給我的太多

了，我覺得受不了。不然我本可不寫這封信，這大風刮得我寫了。

七月將了一個可怕的夜晚。

第十二函

我和妹事先說好，要各人給你寫一封八頁長的信，但我因昨夜澈夜不會睡，已經着實疲倦，你一定會許我瞞住她偷偷少寫些的。

一個整夜她不會回自己屋子去，躺在我牀上，我們一整夜只談「夢家和××」。這小女人才怪，她也從不曾見過你一面，但關於你們兩個人的事，她竟聽到迷起來。半夜裏，幾次受隔房好母親的干涉，我們放低了聲仍是往下說，樓下老爸爸一陣咳嗽嘆氣，把我們嚇得只好對着面扮鬼臉。捻熄了燈，暗地悄聲說，一高興，自然慢慢又高聲了。

總之，說得實在不少了，你一定也允許我如此興奮地一路想，一路告訴她的。所有我們的月夜的湖，咖啡店的一夕，山脚下的散步，大串大堆的擁了出來，只有小小一個部分蓋住了。

我要哭，又要笑，我喘不過氣，一個鬼魂回到自己生前的家中，這應該是
如何情形？一半是告訴她，一半是唱給自己聽。好像我已回到「小小煙囪的
家」裏了。好像咖啡在冒熱氣。

你的紅大紙傘蓋大布褂，在此得了好感。你的大眼睛與晒紅了的臉，你的
小胆子與靜默，你能把「才」與「拙」來取勝的一轍，以及其餘你有的，如數
算給你搬來了。

××我說是個變漂亮的糊塗虫。愛說鬼話，有「醫院的癖好」這些她也非
常愜意，糊塗和胡說她自己也酷愛的。（這不是壞）。

若是我一個人演說，也不會有一整夜了，她實在插進不少不少的意見與疑
問，一路勉又幫我說，倒像是你們老朋友似的。

此外我說你們很聰明很恍惚，有一點子潘彼得的昏。我說我們三個度了許
多極可羨煞的好時光。（不消說她眼紅了。）我把那塊湖和一月小茶店煊染得

成天上了。她急於要去。

漸漸我變爲更無聊更討厭的一種人了。本可不必常常想，但自己總容易覺到，便心驚，你會再見到我的，你一定不再認識我，好說我將不是你們願見或談談的朋友了。你傷心嗎？你不是的，你們全有你們的格調，不會要傷心事前先傷心，到真那樣時也不大在乎的。

我想頂好那個字不是一把刀，你一定固執着，要雕成刀，那你也可以相信這刀安下在暗中不害人。偶然拿到，牠貼近你也不牢牢黏住你。

你還有時想到燕子瞥過水面的故事嗎？應該想到，並明瞭它的好處，你沒有理由拘泥一點小事情。讓她掠過去，連影子都不碰一下。

我要多在此地，默住一下，緩些去。想她那兒，一半迷人，一半也累。那兒簡直不常平靜，精神常常在風浪激盪，這於我不很好。

這不好算是信，只是小小一個「八頁」，我疲倦得一點不能再掙扎，一個下來就會死去一樣。爲了你病，這「八頁」就在監牀中爬過成爲一個可憐的「一大堆中國雜碎」，於你太傷胃了。先前還想寫來不太壞些，可有什麼法子呢？你看，我一個眼睛已經閉上了。

八月某日。

信

下

第十五函

茵子：讓我在這刻月亮落在我小牀上的深更半夜，在這燭光底下爲你寫信。我愛在某一境界剛剛度完以後，靜下來用疲倦的心情寫一種不同於白天的氣息的信。

我回來，讀完了你寄來的「三頁^三」，爲末頁所感動，默默望着藍天的星月想。我和另一幽默的好人談到熄燈，這不輕易開口的好人給我予平常人以外的同感。

我要問你爲何輕輕加我以聰明一類體面的讚美？這上面你給我不解。說我是聰明，你好似給我穿上件不稱的衣裳，你還用漂亮的字句來讚揚。倘使我是聰明人，爲什麼一個聰明人不知道去尋求愉快，爲什麼他取不得爲平常愚蠢人所有的歡樂？憂愁和苦構成一個聰明人的骨格，是多麼離奇而荒唐！若果如

此，一個聰明的腦袋會立刻反抗他自己加入蓋一流的隊伍裏爬。我甘願。

每一個好心善良的人，你偏又愛拏「聰明」這體面的稱詞來證實他在「策略」上的精明。你許是對的。你見到聰明人如何把持一種用美麗裝飾的罪惡；你見到一切做到比好更好的「壞」，你見到他們運用技巧在各色欺騙的事業上。你知道「聰明」如何成就一個人爲惡的企圖。但我告訴你，（並非我的辯護）在世間一切事物上，你聽我如何懷着不喜歡生而活下來的理由等一個例外。在平常人類行爲上，有他一定的法則，但是還有極難尋找的少數中，這法則自有它備而不用的「但書」（卽是例外）。我是永遠不會失望的等候這不同的例外的尋獲。

但是茵，在這些日子的交往中，我好像預先感到阿伯拉與哀絳綺思那可憐的收梢的來臨？說這話我是滿傷心的，但我並不畏縮希望有這樣一天的到來，永遠的油膩我們不也盼望有一次忽然的清醒，因爲小魚愛着清水。茵，你總要

一半塵事，一半耐費性靈，這日子也許就在眼前，也許還離得很遠。在我們將要一同跨進理想着的那純潔與空靈的交會的聯想生活以前，爲什麼不可以容我們儘量享樂「世外物」的一時快感。要多多在變換以前製造一個不同的最高境界（就使罪惡也無妨），好預備爲後日修煉更苦的苦行顯示最顯明的價值。你明白在極端正反上所給與忽然不同的意味，身體體心統以後沉默的好處。

我實在索十分知道策略，你說我聰明才最有策略，實在使我心痛。別人在水小關節上明白施于我的策略，我也常常覺不出，我相信人家勝過信自己，這是我的弱點。我不願描寫起書來表明自己的多少純潔，我相信自己在人事上的磨礪早已失掉了「一些可寶貴而愚鈍，但到而今，我還是如此不潔造就的非常拙劣於表現自己的長處，縱使我在冤屈下也從不敢埋怨人一句，這個不抬頭的男人！

在人面前，我總要給人相信越給人不了解，人的「相信」終歸是一堆欺騙

所砌成。

我曉得我極易把自己毀滅在種種的說法中，我會全盤得不着一些。一個咒語幸福的人是有幸福，幻想也永遠是幻想。我很明白自己將要成就祇爲咒語幸福與幻想徒使自己往勞苦的惡緣中不知醒悟的獸子的。

但是我現在希望在生理和物理這些可捉摸的現象以外，試試接受外物的痛苦而去超越那存在精神上的活動罷。留着這不隨肉體存在的超越一直到永遠的神聖的交通，使我們聒靜，純潔。

想想目下這些可讚美的作爲，是不是二種將我們綁在十字架上的抗拒？我希望醒。

十月四日夜。

第十七函

既是黃昏，一抹紅光停在白粉壁上，把自己默默丟在這種境界裏，並無喜快，也不慘。每一個黃昏給我享受不同的氣息，不是靜。心中又爲一些小小事件起了糾紛，但一轉念想到人家的事就不該自己去思慮，又覺到許多事皆是多餘。一個人總不能控制自家，知道放肆，不節制，在思想上容易教人悲觀的，一切人是不顧慮到這一層的，以爲是不受拘束却受了拘束了。

新近我固然整天懷着憂鬱做人，我實在在人事上知道如何應付不易，孩子心常常受文化沿襲下來的觀念摧殘太多。我似乎時常有一心願要自己安靜下來，愛惜自己，一點小小希望是移上這個方向來了。過一種狂放的生活，我也感到有趣，但是太累。

這兩晚上，喜歡看看天上的月亮，我就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沒有人關心，沒

有親戚。一個人，徒然受讚美是更其感到悽涼的了。

把這些話只是隨便說，並不要你聽。將「寄託」一類話告訴人，看來是可笑的，心與心原是離得太遠。你知道黃昏人靜後黑暗爬進了這窗子，緊緊的關住，不教一點光透進來，這是心的象徵；我找不到同一樣的鑰匙可以開別人的門。人是孤單的。但要怎樣使自己從孤單中提拔出來，得到愉快，乃是一個強健的人應有的煅煉。我單少這。

這幾天我睡在樓上，清晨總可以聽到軍營中的馬號，有時候我想流淚，因為我好像是馬蹄下一握被踩碎的沙土。但是當我想像馬號中塵沙的飛揚我又喜歡起來，活躍的生命不管是平庸，仍然可以讚美的。

天黑得快，一盞淡黃的電燈突然亮了。

十月七日黃昏。

第十九函

茵子：這黑夜你跑上那兒去？昨天怎麼也是半夜才回家？我怕，不敢想你在那一段時候怎樣度過的，我總不安。我有爲常人不必須有的擔心，告訴你也羞，我不明白自己爲何陷入如此不安的紛亂中。一個人，滿有理由隨自己與做些使另外一人傷心的事，不去管人家在這行爲上所生不必要的擔心；天下儘多有人甘願担負這些精神的憂慮。對人，本可以因事的好笑，笑；因事於自己不快也以一笑完事；這所謂輕飄的人生觀。但我不，我自己默默的爲着別人使自己不快，是多愚蠢呢！不，我不明白天爲何這樣殘酷的，上帝使我聽見人熟悉的聲音說：我給！我也同樣得着過：給你，再一個！我就不能安心這聲音是如此相同。這樣我才知道人是如何淺薄，如何以不平凡的顏色掩飾她的平凡，一個戲子的聰明漸漸爲一般年青人學會了。雖自己十分想忘掉這類傷害自己的

種種思念，但總不能；越想它模糊，越其明顯的描畫出人類在掩飾防禦下醜的輪廓。

我只能，學着雁子微弱的聲音在你的小島四週輕輕的呼喚你的名字，我知道黑夜裏惡夢如何抱緊一個疲倦者的心。不敢想像的危害露出它最初的光芒，我應當閃避。我焦灼，一切事無可挽回，因此我想有一次小小的旅行。

十月九夜。

第二十函

到小坡住了兩夜了，一切都好，且靜。我們宿在一家花園裏，晨昏聽到廟角上掛着的鐵馬兒在秋風裏響，我是不能不回來了。

十一日某城某園。

第二十一函

我回來重溫了過去六個月的夢，我覺得：我錯。我不再用多少話抱歉，我不能安守今夜的約，爲驅除這使我心中留住的小小侵擾，我要燒掉這束信。留你處兩封較長的有着宗教虔信的，我盼望這做我們唯一的紀念。你能好好收存我這些常在黑夜裏從黑處轉來靠一支燭光怯懦寫成的信，我十分感謝。我不忘記這些日子，這些偶然的歡愉。現在我不再較量一切人世上已經成就的事實，也不使此稍稍傷我的心。對於自己，我極力要求如何澄清這荒唐粗野的心思，儘成冷淡，不復爲任何事情搖動，但願上帝保佑我。過去一段日子，有着他可以紀念的昏迷；但不因現刻的沉默變更往日的色彩。這時起，要如何用心使自已緘默，是不計較在此緘默前的光景及後此之光陰。給我靜靜思慮人類關係建築在種種技巧及所謂策略上，而完成現實醜惡之恍惚的美之幻象。以平淡的心

來看此人類行爲，不笑，也不因自己以外事生氣。我願望將復得在那些真純的心情中平淡的日子，不即刻離去。雖則我已爲顧惜自家所蒙損折於人事上一點幼稚的真的極大數量，而使自家不得不爲着自己對一切事因懷着疑懼而有所提防。不怪誰。⁴⁵一切發生的事故，在它既已發生，以後不必以種種理由解釋。我在此時只想度一段於自己有益的緘默不燥的好日子。事情使我過得十分膩了。

十二月八日夜小警。

第末函

茵子：今晚我讀完你挈氣憤的心寫來的四頁長信，我始終看不見你對自己絲毫的悔悟。你總是對的，一個女人倔強的驕傲永遠像影子跟着她，我若再給你往昔那樣的饒恕，在我良心上，我對不起上帝。想想六個月的交往，我那一天不想把你從一堆誘惑（世界對你是誘惑的）裏提拉出來，最初是，爲了你的狂熱我不能自禁於種種鮮明的快感之上，但我何嘗不提心於沒落？一痴聰明人，縱有着十分精細的心分別好壞，但上帝從不會給人力量取捨。有一段日子我完全浸在昏迷裏，我崇拜你的嘴唇，迷信你的謊話。現在我知道我錯，我相信上帝給我機會在另一個人犯罪上發現自己的罪，且給我日子懺悔，這我認作極其愉快的事。反之是被你咒罵我氣質的無常。我甘心的。

這時候你應該刻毒的怨恨我，當我初初告你拯救的福音時，我是還帶着一

點憐惜的。許多人，在那時譏笑我的愚蠢，把一粒珍珠丟在豬子的口中。但我有着對於罪惡裏找尋光明的趣味，也許有使你改過自新的日子。在你受着各方攻擊時，我的好意或者竟能使你回心轉意，不然你會不投降也不刻往罪惡那一邊拚，並且你告訴過我你要慢慢轉舵的；但你，你一直往着礁上擲，這些都使過於傷心於你的囑望了。

我記得我們初次相識在一個病室裏，你我同去慰問其勒的病，那時我也患着病，我們最初的交談不幸發現在各種趣味上的偶同，使你忽然改變對我的厭恨。這以前，我聽信謠言辱罵你，（這謠言看來是正確了）同樣你也在別人的面前把我形容成一個下流人。也不曉得怎樣的，我們會得着一點最淺的友誼，其勒在中間盡一個好媒介的責任。第二次黃昏時我們在路上相遇，其勒有病先走，你我第一次單獨在一條林蔭路上散步，我說了許多過去的事，因為天落雨，我們才分手了。從那時起，我只對於一個女人的趣味上找到相同的欣快，

我找你一次是爲這原故，其後你說喜歡我寫信的筆調，我也不吝嗇的寫了信給你。又一回我們三個在夜裏坐在薔薇花架下的石凳上，你開始唱玉堂春湊上我的耳朵，（但過後我知道你同樣瞇了眼睛湊近另一個男人的臉前，用一半妖媚學他的姿態，極不幸得不着感應。）我漸漸爲你的輕薄所搖動，一種極不純正的慾望在我心上爬，忽然的你一隻細柔的手碰着我的，這些太使我吃驚。（在另外一個時候你和一個男人同行，當你要求他分一半大衣披護你時，他伸出手指着戒指嚴正的望你，是極不幸得不着感應。）但我終久是年青，我沒有想到以後的光陰。我們三個人離開園子走在十字路口要分手的時候，你第一次誘惑我，你暗暗拉我的手，我懂得這意思。這時候我雖跟了其勒走，我的心已經背叛他，這以後我的不絕的蒙蔽我的好友，是從這一回起首。

很快的，我們中間各自放下一個祕密，我開始防禦其勒，使他不曉得。愛情常常容易欺騙同時存在的友誼，是爲日後對於其勒感到不能得赦的劣跡，我

們第四次的會晤，在一個有月亮的夜，一條小船載了我們蕩過淺湖，停在蘆草裏，那種靜，那種月亮的光，還有你的歌聲，你的笑，你的身子挨近我的，教我有什麼理由不違抗自己？回來的路上，你固執的要從城邊的小路上走，靠着山，極荒涼，三四個嚇人的大兵經過以外，野狗四處叫，你我驚心的茫無主意在歸山齊膝的艸堆裏跑，夜的誘惑使兩個年青的心跳，你駭怕徹理由挨近我，這情況教我不能不疑惑我倆中間的友誼關係，你是常常拏友誼來解釋我們的關係，時時爲我不快的原因。但是你也能忘掉這一夜在坟堆上你放任我的放肆，你一邊說到不要浪費，一邊又復不禁止我的浪費，這全因爲你在人事的策略有過訓練，你看透我！我應當如何傷心來追述這不幸的一夜，我的純潔的破壞。這短短的七天成就了兩個情人的一切形式，你還時時對人對我賭咒發誓說明我們的友誼，你也不想那一夜回來後在山路上如何取笑我在那一類小事上缺少經驗，你教訴我種種有利於取樂的技巧。我告訴你，你太放肆了。這些

你只能拏熱情解釋，你也可以拏熱情抹殺你一切放蕩的行爲。因爲你，我失掉一半思想的效率，追求那在你身上一切可以取得的快樂，你利用我那一點瘋狂，用一半拒絕逗引我，並做你日後卸責的口實。

後此我夜夜和其勒同去訪你，可憐其勒這爲病所苦的好友，一到時候他剩下我們兩個先自回去，他曾不想到我將會如何背了他做一些腥味的事。我們送了他走後，兩個人走在那一條山脚下有大樹遮住的小路上，那裏暗得沒有人經過，我問問你，在那裏我們除了互相取樂以外再有什麼。還有一些我們應當秘密的事，在此地我不說了。

我漸漸覺到你對於那項趣味的驚人，真使我不堪想到那些小路上背著傘，那些大樹下，那些出人不知的種種事，一切都告訴我你是如何樣的人了。一個夏天我們是緘默的，我叮囑你愛你的丈夫，對你一段日子的疏遠並不生氣。

可是秋天再過的日子裏，你仍然沒有變。我們繼續試行兩人間的取樂，你

便常常摸着我的弱點給我憂鬱，你在其勒面前極力掩飾我們的行跡，你說出一百回的謊語討厭我，喜歡他。我們三個人一同談笑的時候，你給我最壞的地位，最冷的顏面。但是一等廢下我們兩個在墨林子的時候，你伏着我低聲說出你愛我在心裏，頂深。於是我把一切相信你的心教自己忍耐在形式上的失位，我還自己驕傲在你心上得到勝利。因為這相互蒙蔽，我在其勒面前嚴守着這可恥的祕密，讓這可憐人迷信我不動搖的貞堅。這些都成全了你的計劃，你時時在其勒背後給我一個眼色，一聲低的「乖」。你一手又挽着他，親密的說話。天曉得，其勒完全不明白我們中間的戲法。

有的時候，你告訴我晚上夢見我，你摸索壓在身邊的女伴喊我的名字，你一點不差說出這些話。還有一些我不應當曉得的新奇，你都告訴我，沒有一次你會臉紅。你只會故意躲避，故意掩住你的臉，你的心裏實在比我更有主意。但是我漸漸看出你了。一次一次我證明你在生理上某一項特殊強烈的要求

造成你的性格，你的種種言行。你父親對你的過分嚴酷，你母親的溺愛；十六年北伐革命你從軍中所得的不拘形式的行爲；你一位姊妹在革命時候離棄丈夫跟另一位軍官的事實；以及你從西洋文學裏所得着的關於肉體上的浪漫色彩；都一齊造成你在現代中國舊禮法毀壞以後擎着解放的名號一個傾向於散文的模型。我完全知道你，你好像月亮圓的時候定期的潮水，每一次都會發瘋到不可遏止的行狀，你做了生理的俘虜。你說起謊，用你的眉毛，你的舌頭勾引那些同樣在氣候下煩惱的年青男子。你有時着實使人吃驚在定期內一種逾常的放肆；這些我極慚愧從你革除了學到編謊話，說隱語，諱僧虔的句子以外，唯一的，我迷失於肉的享受。

我不忘記提醒你克制自己，愛你的丈夫，用世俗拘束自己的感情。你成天只把時光消磨在這些事上，並一點不顧惜自己的荒廢，徒然語人家失望於你天授的才資。你把生活糟成沒有秩序，你歡喜黑裏，白天做你的夢，你歡喜黑

「暗裏的心跳，你的眼睛不曾讚揚過太陽。你更希望我們跟着你一陣發昏，打破一切規律，貪愛一個糊塗。」

我不能再忍受這類過於刺激的事情，我疑惑我們中間失掉光明，走在邪路上。我開始告訴你我父親是一個虔誠的老牧師，從小我知道悔改可以拯救自己，我要我們另換一條路走。我覺得我們都一同往生理的誘惑中墮落下去，這種將不是我們理想的世界。那時我十分喜歡你也聽從我的解脫，談論德國哲人斯勃朗格爾的精神哲學，應當鄙棄生理的物理的牽制，互相交通於精神上，得着永久。我私心慶賀我們信仰上的同一轉變，你是比我更堅決的發誓了。但是從那時起，你知道我這裏的東西完全空了，你開始尋覓一個代位的新軍。一個迷信哲學思想的人，在實際上是一塊沒有用的木頭，堅實的心只是笨重。

是不久，我另外找到你的傢伙了。那一次有月亮的夜我一個人走上小山上去散步，我們初次發昏的一棵大樹下，我看見你和一個男人站着。我心裏明白

這意思，我的憤怒雖想用一塊石子打死面前的人，但馬上我想到我自己往日做過的事，我記起耶穌曾經訓誡他的門徒：你們自己也有什麼資格用石子打死一個淫蕩的婦人嗎？我心裏怨恨自己，離開你們。

那一夜我不能合眼，我想像你們中間將會發生的種種我所預料我所經過的手續。我中夜只聽到自己的心清明的跳響，我彷彿自己是另外一個人，看到往日的我是一魔鬼在黑夜裏所做的事，我看你是完了。第二天我和你辭行，想以一段緘默給你覺悟，你一面分析我所設想的完全是錯，你說，你們是爲了排演新戲在那裏商量的，你還答應我爲我的緣故一定不担任那一個淫婦人的腳色。你安慰我（你是騙我）說你們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發覺你給我技巧的給付以外，你再沒有上一回秋季旅行分別一夜真情的挽留，你掉下眼淚懇求我別離開你，將答應我一切所要求的東西，完全給我。這一回你讓我走了。

果然這不幸的男人第二天就瘋了，你們度着春天的夜。一切不可能的是可

能的了，爲着熱情！爲着熱情！（你說是命運。）那男人昨夜迷了你，在黑夜裏散步被巡警拘去的一幕也演了。一羣人笑。你們劇中只說是「演戲」，這應當說，戲是真演了，你做了主角。

我回來的時候，滿心快樂，我知道這期間你丈夫來了一次，度了一些好日子，但不幸我寓所裏忠實的門役告訴我從我走後你和另一男人夜裏的事，一些人也指出你們在黑處怯懦的張望。這些我都聽到了。

於是周圍的空氣對你仇視，用一切不原諒女子的惡罵宣揚你的醜事。指摘你的墮落。爲了你的放肆，一些人離開你。其勒用正直的心想消極的抵制你，要你自覺。

起初我愛你，不是你的美貌，不是你的聰明，我愛那一點可以回轉來的單純。但是這刻，你只一次一次演着不終了戲，你有步驟，技巧來安排，你用策略（那是你的聰明）來買弄一切沒有成熟男子的心，你這貪婪！你從這個男

子，到那個男子，掣得一刻的傾心，顛狂，做你肉慾上的享樂。不惜摧毀自己的靈魂，變賣你的青春。

我又有什麼能對你做呢？每夜每夜，深更的時候我聽到隔室那可憐的男人從一個沒有燈光的舞台上疲倦回來，那一雙聽慣的腳步在長廊中發出一點狂癲一點得意的回響，過後他那帶着春天的氣息的鼾聲唱出迷醉的歌，我清爽的看到你們這一夜扮演的戲，衆星和燐火做了你們的觀客。還有，上帝知道！

那些日子，我並不咒詛你。上帝安排好一大羣魔鬼在人世間犯罪，只讓我們在醒覺時發現光明。若果天下都是光明，沒有好壞，日子將如何度得沒有意思，爲我們想像不到的。文化的梅毒，我說；在一些人看來也許說出潔白上幾點最鮮美的花。

但是我也不能忍心看你在自己的圈套上，愚弄別人的感情，欺騙自己。我終不能不對你勸說縱我預先料到我已不復能像從前一樣的說服你了。我用半天

的晨光。數說自己的罪孽，一切我都認錯，我們過去全不自覺的走錯了路，幸好我們仍得有着更多的日子去懺悔，人能懺悔於過往，在自己良心上得着赦免，拯救即是那在蘭面一段新的日子。我看見你流淚，告訴你一隻船遇了風浪向礁山上撞，得趕快轉舵，還來得及。你說等你慢慢的，你感謝我的意思。我再用宗教的熱誠勸勉你，這些都盡我所能的做了。

於是你得着機會在這上頭收買我，你開始用策略離開我和其他的人，增加你的對抗外界。你把一切我所說的都答應了，你總答應，你不能做。但我是早存了決心除了掙拔你從我們走過的錯路上出來，我知你是只純在友誼上存在。這時候你不說友誼，你把我說來比個個咒罵你的人更好，你不會忘掉怎樣用你的誘惑買弄我的心。

我只駭怕，我求求上帝給我力量強壯，不再投降在你那充滿了腥味的嘴唇裏的播動的昏迷裏。我們為什麼只在肉體裏掩埋了自己的靈魂。

感謝朋友，在我脆弱的交戰中，給我力。我方始知道友誼比愛更純潔。這些好朋友在正義上責備我，告訴我亦在蒙蔽中驚人的策略。

那邊晚當你離開這城的日子，那可憐男人也失蹤了。我看見你的時候，他也在。此後有好幾回這男人清早疲倦的回來。在另一回，一個人看見你紅了臉買一種藥。這些我要如何再對你好，你就在這些行為上給我「好的印象」，你說？

對於我自己一時陷身在錯誤裏的損害，我並不悲痛，使我得在人事上明白要如何提防色彩炫耀之下的點搖，我想我初次天真喪失是值得的。只是你，從你起首就告訴我你是弱點與錯的集合，我不能相信你的謙詞，我也自有對於一切人的希望。這些希望到如今只是誘惑，而一切幻想給了我們苦惱以後，不變的，只是幻想。

你永遠不知道錯。你的倔強就是公道，前晚上最後一次散步，你故意不去

留心被風吹開的太裳，顯出你的一段肉，青的短褂，這已不是春天，我的心早凍成冰。你還用最後的技，能唱出西洋情歌，問我可想再回到從前的日子。我告訴你，我幾次都告訴你：「冷下罷！」

但你不放鬆末了一着的襲擊，你要挾我走上那一條我們常常散步的林蔭路上，你只裝着哭，我心裏明白我一轉心就馬上得着你。不幸天黑下來了，我恐懼的想到從前，一種突然的念頭引誘我，那是你變了笑容的一雙媚眼，看我。我念着上帝的名號，朋友正直的話我重又背誦，快走的走，像逃避魔鬼的追逐；到路的盡處，一盞雪亮的燈照在我的前頭，太陽又走進我的心裏。我息氣，對你說：「再會」！

我不能想起我怎樣從你的把持中逃出來了。感謝上天，找回我自己。苗子，這是我們末了一次的通訊了，我一寫完我們六個月交往的事跡，十分慘，十分傷心。我願意你時時刻刻在你想起我的時候，（我希望你不），用

一切所能用的刻薄咒詛我。並且我懇求你，別再滋擾我了。我不能爲着一個如你聰明的「女人」犧牲我自己，爲着我的安靜，我希望回復從前的日子，不再發昏。我總不忘記你教訴我的技巧你的聰明，許是我一生不能再見到的，我極誠感謝你對我一段真心。

讓命運來解釋我們不幸的偶遇，我再沒有力量幫助你所愛的，隨你度日子去罷，反正你從不爲你自己傷心過，我枉然做了一番於你無益的多餘事。這些妨礙你自信的勸勉，在此終止，在你自己的圈子上，做完你的戲罷！

容許我的愚蠢末了一回侵擾你的心，我說：爲你未來的日子快回頭罷。愛你的丈夫，愛你自己。我祝福你，茵子，我祝福你！

我沒有眼淚，沒有恨，一個希望在我平庸的心裏，再會，我的朋友！

十二月十七夜（完）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H 812.93
7543

登錄號數...71091

一九四一年一月桂林本初版

每册定價八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No. 1022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忠字第〇〇一二號

752143



810-